

《论语·卫灵公》“予一以贯之”义辨

梅显懋

(辽宁师范大学 历史旅游文化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9)

摘要: 孔子语子贡曰:“予一以贯之”的含义,大体有两种意见:一是孔子强调其学说是由一个最根本的道理贯穿着的。宋儒多主此说。二是孔子强调其学知都体现在行事之中。清儒多主此说。二说之误皆在混此句与孔子语曾子“吾道一以贯之”为同义,因此,前说明显不合此句语境;后说虽揭出“行事”之义,但仍拘牵于孔子语曾子句的语义,弃“贯”本义(贯穿)而用借义(行事),有滥用通假,顾此失彼之嫌。正确解释当为:我(孔子)用躬行(道德实践)来贯穿获得学识才干的过程。

关键词: 论语; 孔子; 一以贯之; 躬行; 贯穿

中图分类号: B22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07)01-0036-03

《论语·卫灵公》篇载孔子与高足子贡的一段对话,其中有孔子自言“予一以贯之”一句,后人对此句含义的阐释大有分歧,兹略加辨正。这段对话的原文如下:

子曰:“赐也,女以为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也。”

据上文可知,孔子否定了自己的博学多才是缘于“多学而识”,而是由于“一以贯之”,这其中应该隐含着孔子学说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而孔子本人又未曾对此做过正面解释,从而引来后世学者的纷纭异释,成为“研究孔子学说中一大疑案。”^①笔者不揣固陋,特梳理前人之见,试做考辨解说,以就教于方家。

此句之解释,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孔子于此强调他的学说是由一个最根本的道理贯穿着的。如晋·何晏《论语集解》云:“善有元,事有会,……知其元则众善举矣,故不待多学而一知之。”宋邢昺疏云:“此章言善道有统也。己之善道非多学而识之也。我但用一理以通贯之。”^②是将“一”解为“一理”,“贯”释为“通贯”。然何为“一理”?却未能言及。南宋大理学家朱熹显然是将此句与《论语·里仁篇》孔子语另一高足曾参“吾道一以贯之”

句,看作是同一个意思,不同的仅是“彼以行言,此以知言也。”^③而《里仁篇》虽然孔子亦未对“一以贯之”的含义做出解释,但曾参答弟子问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朱熹注此引程子曰:“……忠恕一以贯之……忠者体,恕者用,大本达道也。曾子告门人,……亦犹夫子之告曾子也。”似以“忠恕”为“一理”,然又云:“圣人之心,浑然一理,而泛应曲当,用各不同。……曾子有见于此而难言之,故借学者尽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晓也。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以此观之,‘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④则仍将“一”理解为内涵极为抽象的“一本”,并不认为“忠恕”就是“一”的全部内涵。至于这“一本”是什么,他也说不清楚。时人潘时举问他什么是“一以贯之”,他说:“且要沉潜理会,……若未看透,且看后面去。却时时将此章来提省,不要忘却。久当自明。”^⑤看来,“一理”、“一本”的内涵,只能是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了。今人来可泓先生也说:“孔子所持的‘一’是很难解释清楚的,可能就是一个本质的东西,只要掌握了本质的东西,就一通百通了。”^⑥

另外一种意见则认为孔子此言意在强调躬行的重要性。亦即孔子主张的“道”都体现于道德实践之

① 来可泓《论语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8页。

② 《论语注疏》卷十五,引自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十三经注疏》,第2516-2517页。

收稿日期:2006-06-10

作者简介:梅显懋(1954—),男,汉族,辽宁省瓦房店人,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历史文献研究。

③ 《论语集注》卷八,引自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61页。

④ 《论语集注》卷二,引自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2-73页。

⑤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论语九》,中华书局,1983年,第669页。

⑥ 来可泓《论语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17页。

中。清代诸儒多主此说。

刘宝楠《论语正义》卷八引阮元《一贯说》云：“贯，行也。此夫子恐子贡但以多学而识学圣人，而不於行事学圣人也。夫子於曾子则直告之，於子贡则略加问难而出之，……一以贯之，犹言壹是皆以行事为教也。亦即忠恕之道也。”刘氏对此表示首肯，并云：“圣门之教，行尤为要。《中庸》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多学而识之也，笃行，一以贯之也。……至于所以行之，不外忠恕。故此章与诏曾子语相发也。”^①卷五又引王念孙《广雅疏证》云“《里仁篇》子曰：‘吾道一以贯之’一以贯之，即一以行之也。《荀子·王制篇》云‘为之贯之，贯亦为也。’《汉书·谷永传》：‘以次贯行，固执无违。’《后汉书·光武十王传》云：‘奉承贯行’，贯亦行也。《尔雅》：‘贯，事也’事与行，义相近。故事谓之贯，亦谓之服，行谓之服，亦谓之贯矣。”^②是认为孔子两言“一以贯之”之“贯”，皆可训为“行”。

今案：孔子于《里仁篇》对曾子所说之“吾道一以贯之”之“一”究竟指的是什么，的确是很抽象，难以做出明确的阐释。然而，这与本文所讨论的“予一以贯之”之句的含义并非是一回事。前人解释此句大都将孔子在不同语境下所说“一以贯之”混为一谈，这是很成问题的。

首先，孔子教诲弟子一个突出的特点即是因材施教，因时施教。同一个问题，在不同场合，对不同的弟子，他的答案并不相同。例如：子路问“闻斯行诸？”孔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诸？”而冉求问，“闻斯行诸”孔子则曰：“闻斯行之。”这是因为“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颜渊问“仁”，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仲弓问“仁”孔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司马牛问“仁”，则答曰：“仁者其言也讱。”（《颜渊》）而樊迟三次问“仁”，孔子回答皆有所不同。^③所以，欲知孔子这段话蕴含之深意，则首须结合孔子师徒这番对话的背景方可得而言之。其次，孔子两次提到“一以贯之”，《里仁篇》的主语是“吾道”，而此篇的主语是“予”，细味二句之语意并不相同。前者的“一”贯通于孔子之“道”。而后者的“一”，结合当时的语境来看，则贯通于获得学识才干的过程之中。这一区别，前人早有觉悟。如清人孔广森《经学卮言》云：孔子“告子贡之‘一贯’与告曾子‘一贯’语意不同，彼以道之

成体言，此以学之用功言。”近人钱穆先生也指出：

“本章‘一以贯之’，与孔子告曾子章‘一以贯之’，两章‘之’字所指微不同，告曾子……‘之’指‘道’，本章……指‘学’”^④。所言皆切中前人误解之要害。

从孔子呼子贡而告之的背景来看，刘宝楠云：“据《史记》，是此节亦绝粮时间答语。”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史记·孔子世家》载鲁哀公六年（前489），孔子率领弟子们自陈赴蔡，时楚国使人聘孔子，陈、蔡大夫忧孔子为楚所用，将危及自身利益，“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弦歌不衰。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子贡色作。”孔子正是在此时与子贡有了那一番对话。

然则，孔子此言明为针对弟子的不满而发。师徒厄于陈、蔡，正是需要弟子接受现实严峻考验之时，弟子们却精神萎靡，甚至于牢骚满腹。怨发于声，与孔子的气定神闲、泰然处之形成极大的反差。孔子在回答子路的质疑中，指出了君子与小人在人生旅途中都会遇有困厄之时，所不同的是：君子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都能坚持信念节操不变。而“小人”则在困厄之中会失去自我控制无所不为。从弟子们当时的表现来看，自然还不足以配作君子。故而孔子之言致使子贡“色变”。那么，君子的这种修养是从何而来呢？是“多学而识之”吗？孔子已明确地给予了否定的回答。但这不等于说孔子否定“多学而识之”的重要，而是强调“多学而识之”必须“一以贯之”。

这里的“之”，结合上下文的语境。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当代指“学”，而并非代指“道”。“贯”之本义，《说文》解释为“钱贝之贯，从冫、贝。”清黄生《义府·贯》：“以缙穿钱曰贯。”王筠《说文句读》云：“冫亦声。穿钱贝绳索。”则“贯”是会意兼形声字。《史记·平准书》：“贯朽而不可校。”是用其本义。《广雅·释言》：“贯，穿也。”《左传》昭公二十七年“贯三人耳”、襄公十四年“贯臂”，皆穿透物体之意，当是其引申义。《史记·乐书》：“礼乐之说，贯乎人情矣。”《正义》云：“贯，犹通也。”通乎人情，则是其再引申义了。案：前引《论语》两处所言之“贯”都应该是贯通，贯穿之意。那么“一”指什么呢？我们认为主要是指“躬行”而言，用今人的话说则是实践之意。不过，孔子所说的“实践”所涉及的范畴比较狭隘，主要指的是道德实践。

孔子此言实际上是针对弟子们在现实考验中的不佳表现，侧重强调实践对获得学识、增长才干、磨砺品格的重要性。学识才干源于“躬行”，其终极目的仍是“躬行”。“学”与“行”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将“躬行”贯穿于“多学而识之”的过程之中。才能逐渐磨炼成为一个胸怀坦荡、处变不惊的“君子”。

《论语》中数载孔子言“行”之可贵，如：“君

① 引自中华书局1954年版《诸子集成》，第一册第333页。

② 引自中华书局1954年版《诸子集成》，第一册第82-83页。

③ 《雍也篇》“樊迟……问‘仁’，子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子路篇》：“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颜渊篇》：“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④ 钱穆：《论语新解》，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98页。

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又数言“其身正,不令而行”等等。《述而篇》则载“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把“行”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邢昺疏曰“行,谓德行,在心为德,施之为行。”他的名言“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学而》)其含义当以程颐所解为切:“学者将以行之也,时习之,则所学在我,故悦。”^①他强调学以致用,认为只能啃书本而不能实行的人是无用的。孔子贫贱的出身及其成年后没有太多的从政的机遇的不利条件,反倒使他得以接触广泛的社会生活实践,经受了大量的实践的磨炼,才使他具有了多方面的才艺。虽然孔子一生在政坛上终无大的作为,然而,孔子决不是一个逃避现实甘于闭门读书教学的人。子贡问有美玉是藏还是求善贾而沽,孔子曰:“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子罕》),孔子曾自言,“吾岂瓠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阳货》)孔子求仕于卫遭婉拒后,仍自负地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卫灵公》)言谈话语中流露出强烈的从政渴望,只是由于主、客观的因素而未能如愿而已。不过,孔子长期坚持不懈地用仁政德治的学说游说各国君主,并设帐收徒传授儒道,本身就是生动的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求真知,所求之知务必用于实践,学识与实践从不脱节,这应是孔子能够成为影响深远的一代伟人的重要条件。孔子本人对此应有深切的体会。加之凡事学易行难,对于尚处于求知阶段的学生而言,往往容易重视“学”而忽略“行”。这些应是孔子屡屡教诲弟子注重“行”的原因所在。

孔子弟子各有所长,子贡被列为“言语”科,其人能言善辩。躬行恐正为其不足。《子罕篇》载达巷党人称孔子博学。太宰问子贡,“夫子圣与,何其多

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孔子闻知此事,感慨地说,“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又说“吾不试,故艺”。(《子罕》)由此可见,子贡对孔子的博学多能的认识原本就是肤浅的。正缘于此,当师徒困厄于陈蔡时,孔子才以“予一以贯之”之语语重心长地告诫子贡。

综上所述,“予一以贯之”的直译应为:我用躬行(即道德实践)来贯穿获得学识才干的过程。言外之意是:一个人的博学多才并非是机械地记忆知识,而是在自己的亲身实践中,把获得的知识融会贯通起来,才能获得真才实学。前人混《里仁篇》“吾道一以贯之”之句与本篇之句为一,其说必然是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宋儒以“一理”、“一本”来解释“一”的内涵,明显不合当时之语境。清儒看到孔子在当时语境中强调的是“躬行”,可谓发前人之蒙,然释“贯”为“行事”,当是用其通假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宀部》:“古贯、宦通用,故《魏风·硕鼠》‘三岁贯女,’《鲁诗》作‘宦女。’上古音‘贯’、‘宦’二字韵同声近,故可通。‘宦’字从宀从臣。”《说文》“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故宦之本义当为“宫中奴仆”。《国语·越语下》“(越王)令大夫种守於国,与范蠡入宦於吴。”韦昭注:“宦为臣隶也。”正用其本义。而“行事”应是“宦”之引申义。以行事释“贯”,且释“一”为“壹”,终给人牵强附会、滥用通假之感。况且,孔子两言“一以贯之”,语意各不相同,不足为怪,但决不可能两句之“贯”字,一用本义,一用借字。若此,其以“行事”释“贯”,用以解释“吾道一以贯之”句,谓孔子的学说专用“行事”来体现,则又与曾子所言“夫子之言,忠恕而已”之语意明显不合。

To Distinguish the Meaning of “run through it by action” from Wei Linggong chapter of Analects

MEI Xian-mao

(History and touring culture College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China)

Abstract:Confucius said to Zi Gong ,there are about two meanings of “run through it by action”:the one is Confucius emphasized his theories, which was ran through by an essential argumen,t,and was protested by a lot of Song dynasty scholars.The other is that Confucius emphasized learnings were in person of the action,which was protested by Lots of Qing dynasty scholars.The mistakes of two theories both are in confusion of the meanings between the “run through it by action” and “that of mine”,but the above theory was not in accord with its language condition;Although the later theory esposed the meaning of “action”,which stucked to the meaning of what Confucius said to Zeng Zi,the action was used instead of perforation.The acion was “attend to ong thing and lose sight to another”.The right explanation is the process of Confucius used moral practice to run through the acquired learning ability.

Key words: the analects; Confucius; run through it by action; moral practice; run through

(责任编辑:石磊)

① 《论语集注》卷一,引自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7页。